

6 1989

辞书研究

- 辞书四十年
十年来的中国百科全书事业
新中国的专科词典事业
- 魏晋南北朝词语考释方法论
辞书与姓氏
常用词表编制中的若干问题
- 中国民间秘密语辞书概说
评《汉语语法修辞词典》
略论《集韵》的字训法

CISHU YANJIU

ISSN 1000-6125

辞书研究

一九八九年第六期

(总第五十八期)

辞书研究 (双月刊)

1989年11月

辞书研究 编辑部编辑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200040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发行

国内统一刊号：CN31—1077

定价：1.20元

1	劳 泥	辞书四十年
11	黄鸿森	百科全书，盛世的巨典 ——十年来的中国百科全书事业
20	徐庆凯	新中国的专科词典事业
26	思 惠	长足的进步 艰巨的任务 ——我国汉语词典编纂出版十年
34	琢 行	双语词典四十年概况初描
42	胡 均	浅析中国的年鉴编纂出版工作
50	蔡镜浩	魏晋南北朝词语考释方法论 ——《魏晋南北朝词语汇释》编撰琐议
61	杜佐华	试论词语感情色彩的诠释
67	王光汉	辞书与姓氏
74	马传生	从“三”字头词条看《汉语大词典》的特色
82	甘于恩	谈谈《现代汉语词典》收词和释义上的一些问题
88	张拱贵等	常用词表编制中的若干问题
94	邓啸林	“最要紧的是有一部好字典” ——再谈鲁迅先生和词典
100	曲彦斌	中国民间秘密语辞书概说
		· 辞书评论 ·
106	李文明	评《汉语语法修辞词典》
113	周启付	谈鉴赏辞典与《元曲鉴赏辞典》
124	丰逢奉	略论《集韵》的字训法

· 杂 谈 ·

132	张锦文	现代汉语词典中同音单字条目的排列
133	刘瑞明	“小”的一个特殊意义

· 专著评介 ·

- 136 韩敬体 开辟我国辞书理论研究的新局面
——《词典学概论》简介
-

· 释义探讨 ·

- 143 王恩圩 关于北京话中“您”的复数
146 曹海东 “审谛”释义小议
-

· 资 料 ·

- 147 李 鉴 1987年我国出版辞书编目(续完)
150 沈 益 建国以来出版的书目、索引编目(续完)
-

- 151 《辞书研究》1989年第1—6期
(总第53—58期)篇目索引
-

补白 辞书释义应力避歧义(99) «韩非子索引»指瑕(105) 庆祝«中国百科年鉴»创刊10周年座谈会在上海举行(135)

辞书架

辞书四十年

劳

泥

1989年，共和国诞生40周年。

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辞书古国。然而，近代意义上的辞书编纂观念，却是与国外的引进分不开的。从1911年辛亥革命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大地上战乱频仍，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连绵不断，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安定，辞书出版数量不多，但就辞书的类型，以及其内容涉及的方面与形式、体例等而言，毕竟已烙有近现代的印记，这种情况是过去时代所不可能有的。

1949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中国的辞书事业也揭开了新的一页。40年，共和国在发展和成就中走了过来，在风风雨雨中走了过来。辞书事业与共和国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

根据初步的统计，40年来，中国出版的各类辞书接近5000种。与辛亥革命到1949年的38年相比，这个辞书出版的数字肯定超过那段时期若干倍。可以说，这40年是中国辞书事业最兴旺的时期。

如果说，共和国的历史可以试分为三个阶段：“文革”前，“文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那么，辞书事业的历程同样可以试分为这样三个阶段。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一个过去长期未曾有过的统一局面的出现，人们精神振奋，热情地投身于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随之，人们对各类辞书的需求也日见增长，这是一段充满着希望的年代。由于辞书编纂和出版的周期比较长，所以50年代较早问世的是一批小型和中型的辞书，也有翻译的（主要是翻译苏联的辞书），前

者如《新华字典》，后者有《简明哲学辞典》、《苏联百科辞典》等，当时辞书出版的种类虽然不多，但势头是好的。

不过，就在那个年代，各种政治思想批判运动已经开始了，如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风以至批判右派等等，反映在辞书领域，就是在介绍某些知识时不够实事求是，以及形成一些不能涉足的禁区。由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失误，从50年代末到“文革”，辞书事业处于徘徊不前的状态。

从建国到1966年的17年，据不完全的统计，出版各类辞书约600余种，数量不多，知识层次也较一般。小小的《新华字典》一度成为泱泱大国辞书的象征，翻译的《简明哲学辞典》用了好多年，长期没有中国学者编撰的同类辞典替代它。

1966年开始的“文革”，那是文化事业遭受史无前例摧残的年代。不少已经出版的辞书被批判，正在编纂和正在计划中的辞书，几乎陷于完全的停顿。“文革”开始的几年，不出辞书！“文革”后期，有少数辞书上马编纂，在极左思潮控制下，其中不少辞书的内容充塞着“四人帮”的货色。长达十年的“文革”，总共才出版辞书100余种！当时的辞书园地可说是一片荒芜。

1976年，“四人帮”的垮台宣告一个极不正常年代的结束。人们欢欣鼓舞，热情高涨，觉得国家有了新的希望。那时间，人们批判“读书无用论”，批判两个“凡是”，文化又被重视了，思想比过去活跃了，辞书的出版在1977年也开始了回升。1978年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辞书事业也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据初步统计，到1988年，这一时期出版的辞书达4000种左右，这是40年来辞书发展最有成就的一个阶段。要了解共和国辞书事业的主要面貌，重点应该是这十年。这一阶段具有如下一些前所未有的特点。

一、打破禁区，实事求是

这是相对于前30年而言的。在那“左”的干扰禁锢着人们思想

的日子里，许多本来很普通的问题，往往被渲染到十分严重的地步，划为禁区。例如辞书收录一些在世的人物，这在不少国家本是一般的通例，不存在什么为难之处。但那时在我们这里，却把这个问题视为畏途，成为难以逾越的禁区。在人们一旦获得正常思考这个问题的自由后，禁区就被冲破了，于是80年代初就出版了收有在世人物的《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中国文学家辞典》、《当代国际人物词典》等。

关于辞书的选题，那是科学文化发展的状况和对辞书的要求的客观反映，有什么学科、专题，就可能编纂相应的辞书，原无禁区之谓。但当有的学科被打成“伪科学”（如“社会学”），有的被定为宣扬封资修“毒素”（如“宗教”）时，只要被点到名的，这类学科当时便成了不可接触者。直到人们被允许实事求是地来考虑这些问题时，禁区才会消失，一批批过去很难设想的选题，包括上面所举的社会学、宗教等辞书才得以先后问世。

在那个极左的时期，辞书的释文中出现一些批判性字句以及所谓“戴帽”、“加尾”等，都是很平常的；在“文革”期间，有人甚至提出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条目”，所以那时的辞书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辞书的任务主要是向读者提供准确可靠的知识，因此它必然要求客观、实事求是。相对于过去来说，这十年来辞书编纂中实事求是的程度大大提高了。这实际上也是国际辞书编纂的一种趋势。

由此可见，打破禁区和实事求是，不仅是这一阶段显著地不同于过去的一大特点，而且也是这十年来辞书事业所以能达到如此兴旺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二、大批大型辞书的规划、编纂和陆续出版

这是这十年辞书发展最有影响的一个项目。大型辞书编纂出版的状况，往往可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的辞书水平、科学文化水平的某种尺度，甚至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环境的质量。

因为编纂大型辞书需要比较安定和开明的环境。

同建国前的几十年或建国后的30年相比，最近十年的社会政治环境对大型辞书的编纂较为有利，所以大批大型辞书陆续上马了。举其大者：综合性的大型辞书《辞海》和《辞源》，虽然早在50年代已经着手修订，但作为正式出版的修订本，都在1979年之后才与读者见面；几代学人梦想过的《中国大百科全书》，73卷本，出版的卷数现已超过半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汉语语文辞书——13卷本的《汉语大词典》和8卷本的《汉语大字典》已陆续出版；百科全书类的还有《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等；大型专业辞典有哲学、经济、中国历史、中国地名等一大批，这些都是多卷本或几十卷本的巨著，字数动辄逾千万字，现在都有若干卷问世。在一段很有限的时间里，有那么多大型辞书陆续出版，这是我国辞书事业极其可喜的现象。

当然也有不无遗憾之处。如近年来编纂大型辞书的势头有减弱的趋势；由于大型辞书编纂和出版的周期很长，所以迄今尚无一部完全出齐的；有的大型专业辞典其“大”主要表现在收词数量上，就每一词条释文的深度与篇幅而言，尚未完全脱去中型专业辞典的窠臼，等等，这些情况值得引起注意。

三、专科辞书的出版继续保持优势地位

近代以来，科学文化迅速发展，为适应这种发展的要求，专科辞书越来越受到重视，现在不仅在一些发达国家的辞书出版中专科辞书占有完全优势，就如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个优势同样明显。据对建国后30年所出的辞书种类所作的初步统计，专科辞书约占辞书出版总数的59%。近十年来，这个比例升到65%左右。

由于这一时期专科辞书出版的数量达2000余种，从而形成一些前所未有的特点：一是学术型与实用型、学科型与专题型、提高型与普及型都有所发展，其中学术型的专科辞书在文化积累上更具价值；二是一批基本学科开始有了自己的专科辞书，过去大

片空白的状况逐步得到了填补；三是某些专业在社会上很受重视，与之对应的各种辞书就出得多，出得细，如经济类、法律类的辞书，这些年来在专科辞书出版中占有较大的份额。

专科辞书在整个辞书出版中占有三分之二的天下，所以它的繁荣正是辞书事业繁荣的标志。

四、重视中国特色与民族特色的发挥

中国的辞书应该具有中国特色与民族特色，其理似乎不言自明，但从过去的实践看，这个问题并未得到自觉的、充分的认识。80年代初，《辞书研究》注意到了它的重要性，从1982年第6期开始，曾组织讨论辞书编纂中国化问题，时间持续了一年余，发表文章数十篇，在提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方面起过推动作用。

中华民族的文化古老灿烂，所以反映中国特色的选题可以很多很多，无论哲学、历史、文学、美术、戏曲、神话、名胜、风俗、中医、中药等，或专门的少数民族（或特定的某一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经济、历史等，都可编纂出颇具特色的辞书来。这十年来值得一提的成就，就是编纂出版了相当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特色的辞书，这对整理、总结、继承和传播中国丰富灿烂的文化起了一定的作用。

发挥中国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另一方面是在辞书的总体设计和释文中表现出来。事实上无论哪一类专科辞书，只要注意到这个问题，一般都能适当地介绍一部分中国（包括中国少数民族）的条目，如数学词典收录中国古代数学史的词条，医学词典介绍藏医、蒙医等。甚至某些专门介绍外国知识的辞书，如外国文学词典，也可以注意纳入有关中外文学交流和相互影响的词条和词句，这类内容在外国辞书里不一定都查得到，这就更能显示出中国辞书特有的风貌。

五、双语辞书的繁荣

在中国，双语辞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内有关少数民族语

言的双语辞书，如藏汉词典等，也有两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双语辞书。建国以来，根据民族平等的基本国策，国家重视少数民族辞书的出版。到1979年，少数民族的双语辞书出版约60种，数量似乎不算多，但与建国前相比，已经有相当的发展了。近十年来，情况又有很大的进展，出版的少数民族双语辞书已近百部，反映了这一时期辞书事业繁荣的广度和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进程。

另一类是外汉(汉外)双语辞书。近代以来，随着与国外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各种交往的日益密切，双语辞书作为配合这种交往的重要工具，受到社会普遍的重视。近十年来，我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同国外的交往进入一个新的广度和深度，双语辞书的编纂和出版也有了新的开拓。在中国对外交往中使用较广的英、日、俄等一些语种的双语辞书，不仅出版数量多，而且出得细，不少新颖的有特殊用途的词典纷纷问世，有些国际通用程度较高的语种的双语词典呈现逐步形成系列化、系统化的趋势。这一时期双语辞书出版的另一个特点是某些使用范围比较狭窄的语种受到一定的重视，编纂出版了一批如意大利语、朝鲜语、阿拉伯语、世界语等语言的外汉词典，填补了一些空白。关于汉外类双语辞书，过去虽有编纂出版，但种类不多，80年代以来，此类辞书的编纂与出版有逐步上升的趋向，如汉日、汉德、汉西、汉朝以及汉语世界语等双语词典均已先后出版，汉日类的双语词典数年之内还出版了三部。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双语辞书领域的繁荣。

六、某些种类工具书的突破性发展

工具书包括很多种类，除辞典外，还有手册、年鉴、年表、年谱、索引、地方志、大事记等。其中某些种类如年谱、地方志等，我国有很久的编纂传统，有的如年鉴等，则是从国外引进的品种。在建国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整个工具书大家族中，除了辞典和手册出版较多外，其他各类工具书发展很少，有的种类简直没有

出过一本书。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对这些种类的工具书的作用主观上认识不足，二是大环境不够理想，如存在某些禁区和社会环境有时不够稳定等。近十年来，主客观情况都起了大变化，因而某些种类的工具书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最为突出的是年鉴和地方志。

“文革”前，我国曾有年鉴出版，但仅有《体育年鉴》、《世界知识年鉴》等很少几种。年鉴是当代的编年史，涉及的人与事也许比较敏感，所以在那时不可能有很多年鉴编纂出版。进入80年代，各方面的发展需要年鉴这一类工具书了，于是出现了空前的大发展。据统计，80年代初期，全国出版的年鉴还只有二三十种，现在已达100余种了，涉及的面十分广泛，有综合性的和专业性的，全国性的和省、市、地区的，有文、理、科技各科的，也有工、农、商各业的。有这么多的年鉴每年向社会提供丰富的信息，其价值是很大的。

另一类发展得很快、很普及的工具书是地方志。中国历史上一向有修撰地方志的传统，但建国后之修撰地方志，则是近十年里才出现的新课题。进行这项事业一般需有较为安定的环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供了这样的条件，于是从中央到地方以至一部分专业，一个全国规模的修撰方志活动开展起来了，建立了许多专门从事修撰地方志的机构，有专门拨给的经费，经过多年努力，目前已有一些地方志陆续出版。修志活动的另一个特点是一些专业志的编撰，不少都具有全国性的规模，如戏曲志、出版志等，专业性强，有深度，对文化积累起着难以估量的作用。

七、开展辞书理论研究

辞书学理论，在国内外都属于“冷门”的学科，研究者寥寥。建国前和建国后的30年，几十年间各报刊虽然也发表过有关研讨辞书的文章600余篇，但其中约三分之一是讨论检字法的，所以那时即使有一点关于辞书的研讨与探索，但是比较零星，不成气候。

中国辞书理论研究新时期的开始，也许可以1979年4月创刊的《辞书研究》作为标志，从此，理论研究得到了鼓舞、推动和有了经常发表的园地。十年来，仅《辞书研究》这份期刊，发表的文章即有2000余篇，字数近一千万字。其他还有《词典研究丛刊》专辑，虽然出版的期数不多，但却是发表辞书研究论文的专刊；别的如《编辑之友》、《编辑学刊》等也刊载一些辞书研究的文章。这一时期辞书研究的成果首先是在一些期刊上反映出来。

关于辞书研究专著，前30年的特点是数量少，本子薄。据统计，建国后的30年，总共只出了5本书，其中2本还是内部参考的非卖品，5本书加起来的总字数才30万字左右，可见当时研究的贫乏。与那个时期相比，近十年来的状况有了飞跃性的改变，已经出版了23种（包括翻译的三种），10余万字甚至20余万字的论著，占半数以上。这些专著对推进辞书学的建设无疑有重大的意义。期刊加专著，十年辛勤，开拓出了一个辞书研究欣欣向荣的局面。

与理论研究相呼应，各种辞书研究的学术机构、团体和活动也逐步建立和日趋活跃。1982年成立的上海辞书学会是全国最早的辞书学术团体，其后又有双语词典研究中心、全国年鉴研究中心等的建立；有的高等院校设置了辞书研究所（室）。近年来，又有学术性的专业会议的兴起，1986年有俄汉双语词典编纂学术讨论会的召开，1987年有第一届双语词典研讨会，1988年举行了全国第一届辞书学研讨会，等等。辞书理论研究的开展，对这一阶段辞书事业的发展起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八、辞书编纂标准化问题的提出和活动的开展

这是一件从国外引进的新事物。近些年来，随着术语学这一学科的传入以及我国与有关国际组织的交往，这个问题开始逐渐被国内术语界、辞书界部分人士所了解和重视。所谓辞书编纂标准化，并非指辞书中的释文应该反映“标准”的内容，而是辞书编纂自身的标准化，例如目前各类辞书所使用的符号相当杂乱，辞

书编纂标准化的活动就是努力促使辞书编纂符号趋于标准化。

这个活动的开展，以1986年4月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辞书编纂分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为开端。此后，曾在1987年《辞书研究》第4期上推出“辞书编纂与标准化研究专辑”；1988年由分委员会组织翻译出版了《现代术语学与辞书编纂》一书；同年11月，这个分委员会在经过一年余的调查研究与反复征求意见后，主持召开了辞书编纂符号国家标准审定会，有3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通过了28个符号，并报请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后推行。

辞书编纂标准化是关系到辞书理论研究与辞书编纂实践的一个新课题，随着此项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将会逐步看到它的重要意义。

九、开放带来的影响

当国家基本上处于封闭自锁状态时，不仅进口的国外辞书品种很有限，而且人们在接触或使用它们时，顾忌不少，从而把自己自我封闭起来。改革开放政策消除了人们某些不必要的顾虑，因而能够较多地参考人家的资料，借鉴人家的选题构思、总体设计以及装帧插图、检索手段，甚至了解人家辞书编纂的趋向、风气等，这些由于开放带来的多种多样的接触，对我国这一阶段的辞书事业的发展起着有形和无形的影响。

与国外更为直接的辞书文化交流，还有翻译或编译一些国外辞书等。这种方式虽然历来都有，但近些年来受到开放的影响，在规模与数量上都有较大增长，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十卷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翻译出版。这是一部综合性的百科全书，书中某些资料、观点，彼我说法不同，有的甚至是尖锐对立的，要译成中文出版，需要对那些有争议的词条共同研究、协商，这项大工程的合作完成，表明在这一领域里开放政策的成功。

其他还有中外双方联合编纂或出版的辞书，如《精选英汉汉英词典》、《精选俄汉汉俄词典》，此类合作的品种目前虽很少，但却

反映了一种开放的程度。开放带来的影响为这个十年的辞书事业添加了特有的色彩。

十、“辞书热”的鼓舞与烦恼

8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一股“辞书热”。不少质量平平的辞书，当时也有一定的市场，某些“王牌”辞书如《辞海》缩印本等，多年处于供应不足的状态。“辞书热”给编纂者以鼓舞和信心，给出版者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一时间，有的出版者盲目地以为：“要获利，编辞典”，把编纂出版辞书视为生财的手段。在热潮中，大批出版者在既无熟练的辞书编纂专业人员，又对辞书编纂的特点与规律十分陌生的情况下，瞄准一些“热门”的选题，纷纷上马了。为了抢早投入市场，他们往往东拼西抄，粗制滥造，这种只顾经营者眼前经济收益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令读者烦恼和气愤，动摇了读者对辞书的信任感。

“辞书热”是这一时期辞书事业的重大事件，曾是中国辞书业繁荣的象征，现在已经成为过去，匆匆的热潮参予者和竞争者可能已在打算匆匆转向，但是无论对谁，清醒地回顾和总结一下当年的喜悦与烦恼，对于规划未来还是有用的。

辞书40年，走了一条曲折而前进的路。今天在这40年的当口，面临着一个很不景气的图书市场，辞书发行的滑坡也很严重，新的“读书无用论”又有所抬头，辞书事业再次遇到严峻的考验。但是，辞书毕竟是一种很实在、很有应用价值的图书，只要选题对路，质量上乘，相信很多辞书还是迟早会得到读者的承认和赞赏的。40年的历程证明了辞书事业的前途是光明的。

百科全书，盛世的巨典

——十年来的中国百科全书事业

黄鸿森

中国出版现代类型的百科全书是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开始的。百科全书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又是这个时代文化建设成就的重要标志之一。

一

中国古代学者有编纂古代类型的百科全书——类书的传统。自从曹魏黄初年间编成被认为是类书始祖的《皇览》以来，差不多每个朝代都有官方修纂或私人编辑的类书问世。虽然颇多亡佚，据专家估计仍有300多种留存至今。在为士林推重的类书中，有官修的大型类书：唐代的《艺文类聚》，宋代的《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等。这些以搜罗宏富、体例整饬而著名的类书，率多成书于一个王朝底定天下后进入兴旺的时代。《艺文类聚》是唐高祖李渊在武德五年(622)诏令欧阳询等人编纂的；《太平御览》是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二年(977)诏令李昉等人修纂的，历时6年多成书；《册府元龟》是宋真宗于景德二年(1005)诏令王钦若、杨亿等编修，大中祥符六年(1013)成书；《永乐大典》是明成祖于永乐元年(1403)诏令解缙等人编辑的，永乐六年成书；《古今图书集成》是清陈梦雷等奉敕修撰，康熙四十五年(1706)成书未刻，后经蒋廷锡等加工，于雍正

四年(1726)印行。上述诸书除《艺文类聚》是在唐代开国皇帝时编成的以外，其余均成书于第二代和第三代皇帝任内，距离开国已有几十年时间。这时人民生活趋于安定，经济有所发展，进入所谓太平盛世。编纂卷帙浩繁的类书(《永乐大典》3.7亿字，《古今图书集成》1.6亿字)必须有安定的社会环境，必须聚集饱学卓识之士，必须有充分的物质保障，如不是处在升平岁月，是难以办到的。

鸦片战争后，欧风东渐，西方的百科全书也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有识之士纷纷倡议编纂中国的百科全书，多次尝试，都未成功。因为编百科全书，难度比编类书更大，不只是要“编”，更主要的是要“写”，要由各学科、各领域的专家把人类自古以来积累的知识汇聚起来，用科学观点全面系统而又概括地写成数以万计的条目，然后汇辑成书。这项文化建设大工程要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一生希望编出中国百科全书的出版家王云五先生在耄耋之年不无感慨地说：“半世纪来余两度主编综合性之百科大辞典均功败垂成，乃退而编纂专科大辞典”。^①足见编纂一部综合性大型百科全书确非易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术界、出版界人士如胡愈之同志等曾多次建议、呼吁出版中国的百科全书，可是未能实施。可能与当时“风雨”连年有关吧。

二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时代。改革开放，政通人和，中国的百科事业也从无到有，蓬勃发展起来，很快形成了“百科热”。

在编纂出版百科全书的热潮中，起先导作用、又作为百科全书建筑群中的主体工程的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这项工程的总设

^① 王云五：《中山自然科学大辞典·序言》，该辞典为10卷本，台湾省商务印书馆1975年出版。

计师是姜椿芳同志。他久怀编纂百科全书之志，在“文革”系狱七载中，朝思夕虑的是构想百科全书的蓝图。粉碎“四人帮”后，他以多年研究心得写成的《关于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建议》发表后，得到知识界广泛赞同。经有关机构向中央请示报告，1978年10月18日，国务院发了文件，确定胡乔木同志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姜椿芳等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筹备工作。后来，姜椿芳被任命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1986年退任顾问，由梅益同志接任总编辑）。中国的百科全书事业从此兴起。

按照总体设计，全书为80卷（后期修订为73卷），按学科大类分卷出版。1980年12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首卷《天文学》宣告问世，结束了中国没有百科全书的时代，也实现了本世纪初以来许多有识之士希望中国出版百科全书这一向往已久的愿望。到1989年6月为止，《中国大百科全书》已出版40卷（见附表），在排印中的12卷，其余正在编纂之中。

三

从不同的侧面考察，《中国大百科全书》具有下述特点。

第一，全书卷帙浩繁，包罗信息广泛。全书计划出版73卷。从已出版的40卷平均每卷168.2万字计算，预计全书出齐总字数约为1.2亿字。它将成为我国出版史上编纂而成的最大的工具书。以卷数而言，它少于西班牙的《插图本欧美大百科全书》（通常按出版社称为《伊斯帕莎》[Espasa]，1905～1933年初版为正编70卷，补编10卷，以后每年出补编1卷，总共已达百余卷），但多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版1985年印本为32卷）、《苏联大百科全书》（1969～1978年出版的第3版为30卷）等多种当代综合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这座篇幅如此巨大的知识宝库，储蓄的信息是极其丰富的，例如《哲学》卷就蕴含着古今中外1600位哲学家的信息，储备着6400个哲学的概念、命题、流派、学说的知识。